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平陽府志卷之六

丑癸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四

起癸丑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盡壬戌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凡十年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日食不見有頃大雪百
官表賀因奏謝郊廟

發明

史書曰食陰雲不見者多矣日食有常度而陰雲遮蔽止于一方所謂不見者獨京師不見耳

宋紹興三十一年正月朔大史奏曰當食不食然當時猶以日食免朝讀史者疑焉嘉靖惑于瑞應惟以粉飾治象爲心一時諸臣迎合意旨紛紛諱飾具表稱賀導諛貢媚相習成風幾不可勝責至因表賀之故奏謝郊廟則是愚人而并以愚神其誰欺欺天乎

遣侍郎吳鵬振淮徐水災

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饑民甚眾剽劫吏不能禁乃命河道都御史曾鈞等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高家堰長隄繕新莊等舊牘命發淮徐倉米麥四萬石運司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左侍

郎吳鵬字萬里秀水人鈞等疏畧曰劉伶臺

質實

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為淤

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宜疏濬所最先者次則草灣老黃

河口衝決淹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後宜築長

隄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

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害稍輕若開新口未免

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牕座及將

高家堰增築長隄原建新莊等牕加石修砌以遏橫流

鵬等疏畧曰比年淮徐水患議者謂海口積沙壅闕下

流所致今臣親歷其地販鬻之舟往來無滯乃知積沙

之說出自傳聞惟草灣老黃河口劉伶臺宜挑濬築塞

使水復故道不致橫潰三里溝新開河口迎納泗水清

流可以避黃河之衝宜建牕以時啓閉至六月南京科

道祁清徐械各奏言邇因山東徐邳歲荒特遣重臣振

恤第今天下被災之地不獨徐邳為然若南畿山西陝

西暨北直順德等府及湖廣江浙所在凶歉或經歲恒

暘赤地千里或大水騰溢畝畝草根木皮掘剝無餘子

女充飡道殣相望其歸德滕沂諸處盜賊公行道途梗

塞大江以南蘇松濱海諸處則倭夷狂噬井邑為墟饑

饉師旅交興沓至非破格蠲振不足以甦民困而延國

脉也乃京師之帑藏既虛各省之搜括已竭額外之征

求未已軍興之供億日煩司農懍懍朝不給夕百方謀

畫求所以生財者不得也則蠲振將安所取乎臣謂當
汰冗費省繁文乞下所司議尋戶部議言各處災傷自
奉命振貸外更敕撫按官多方振卹至于軍國調度今
京營正備兵及旗守等三衛新軍及官校勇士數萬皆
仰給官食其他無用之兵無事之官無名之支無益之
費不可勝紀總太倉賦課入少出多無可抵補而近來
繕邊撫夷修城濬河衣裝賞賜皆出歲額會計之外又
安有餘裕以佐百姓急宜如清等議通行兩京及各省
撫按官令各條上冗費以
緩徵求庶民困可甦從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至兵部
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已善繼盛首攻鸞欲
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
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奏劾嵩齋三日乃
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懼思
圖報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也請以嚴嵩十大罪
爲陛下陳之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
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
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有一
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有一人嵩

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
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
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
善盡歸于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
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
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
四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
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職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
罪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為大將已知陛
下疑鸞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
六諂達深入擊其情歸大機也嵩戒丁汝襲勿戰是悞
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
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
柄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
不賒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培植克百姓毒流海內
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
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疎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
滯巧彌縫者為才能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
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
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
謀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必
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

畏厥衛之緝訪也卽令子世蕃結爲婚姻是陛下之爪
牙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
臺諫有所愛憎卽授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
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
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
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斃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
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
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入帝已怒嵩
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于帝帝益大怒
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
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欲坐
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謫之外于
是尙書何鼂竟如嵩指成獄時繼盛下獄將杖或遺之
蟒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蟒蛇爲椒山繼盛別號
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羹盃手割腐肉肉盡筋
掛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顧欲墜繼盛意氣自若

實

嚴效忠嚴鵠俱世蕃子是年二月工部尙書歐陽必

進奏辨楊繼盛所論嚴效忠冒功事詔兵部核覆于
是武選司署郎中周冕言臣奉詔檢嘉靖二十七年通
政司狀嚴效忠時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送兩廣軍
門聽用未及年餘總兵官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奏黎
賊平遣效忠報捷授錦衣衛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鵠言

兄效忠曾斬首七級并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
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覈實以聞嵩子
世蕃乃自創一藁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藁率誕謾舛
戾如效忠曾中武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
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
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
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
宰相一孫乃驍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脛臂受創計
臨陣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如
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日止告不能
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
如曰效忠功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逼令司
官奉行臣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
亦非效忠親弟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非有纖毫
實迹必進既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
罔且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乞
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
之法疏入下冕詔獄拷訊斥爲民至三月巡按雲南貴
州御史趙錦疏言臣伏見曰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
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
罷丞相散其權于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今之內閣無
宰相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今嚴嵩怙寵張威竊

權縱欲事無巨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
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
候于其門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
莫不承其意旨邊臣失事率賸削軍資納賂嵩所無功
可以受賞有罪可以遣誅至宗藩勲戚之襲封文武大
臣之贈諡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
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不忍言者自庚
戌之後陛下賞募天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財力以給
餉搜天下遺逸以任將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爲陛下寬
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掊克爲務以營
競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
不當罪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
又虞將作願陛下立斥罷嵩以應天變會周冕以爭冒
功事下獄而錦疏適至帝震怒謂錦欺天謗君遣使逮
錦下詔獄拷訊撈四十斤爲民隆慶初起冕太僕少卿
未任卒擢錦太常少卿巡撫貴州終刑部尙書始錦以
忤嚴嵩得禍及之官貴州道出嵩里見嵩葬路旁惻然
憫之屬有司護視人以是稱錦長者二王謂裕王載垕
卽穆宗及景王載圳也王學益安
福人史朝賓晉江人何鼇山陰人

三月振陝西山東饑

發陝西布政司倉庫錢穀振濟陝西
發臨清倉粟及泰山香錢振恤山東

閏三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質實京師內城九門築自明初至
嘉靖二十一年時邊報日至

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都御史毛伯溫等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宜築外城下戶
工二部議以匱乏停止至是給事中朱伯辰復言高皇
帝定鼎金陵于時即築外城聖慮宏遠蓋為萬年之計
文皇帝移都北平密邇邊塞顧有城無郭者則締造方
始未暇盡制耳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戶
且四方萬國商旅貨賄所集不宜無以圍之矧今邊報
屢警不可不及時圖之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
環繞周規可百二十餘里若仍其舊貫增卑培薄補缺
續斷即可事半功倍矣疏入命相度外城舊址周圍
共計七十餘里以閏三月十九日興工築正南一面轉
抱東西角樓長二十八里凡七門正南曰永定南之左
曰左安南之右曰右安東曰廣渠東之北曰東便西曰
廣寧西之北曰西便

倭寇浙江

縣元改日海寧縣	松江府平湖明置	即此唐天寶中置	以爲備禦華亭漢	府平湖縣東南二十	洪武十九年建有	江守禦千戶所在	縣東南八十里有	與金山對峙有城	府東南七十二里	縣唐置長洲縣明	明洪武中復爲縣	稽餘姚諸縣鄉鎮	湖州寧臨海黃巖	江乍浦諸所皆爲	金山鎮海諸衛所	至六月留內地凡	八事并以倭寇出	猷以舟師攻之始	千里同時告警賊	艘蔽海而至白台	海賊汪直糾羣盜
明屬杭州府今爲海寧州仍屬杭州	縣屬嘉興府今皆因之海寧州	華亭縣明屬松江府今皆因之	婁縣地三國時吳封陸遜爲華亭侯	十里與海鹽縣接界明洪武中築城	城當吳淞江入海之口乍浦在嘉興	嘉定縣東南四十里吳淞江北岸明	武二十二年建所城周九里有奇吳淞	周十二里南匯守禦千戶所在上海	洪武二十年建以山而名衛南瀕海	屬蘇州府今皆因之金山衛在松江	屬嘉興府長洲本吳之長洲漢爲吳	焚蕩略盡	慈谿山陰會	所攻陷崇明華亭青浦象山嘉興平	皆被焚掠若太倉海鹽嘉定長洲諸	境浮海東遁奏聞倭自閏三月登岸	去巡視浙江昌國衛凡五日參將俞大	屯據浙江昌國衛	寧嘉湖以及蘇松至于淮北濱海數	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

五

府黃巖隋臨海縣地唐天授中改黃巖縣明屬台州府
慈谿古句章縣地唐開元中置慈谿縣明屬寧波府今
皆因之王忬條上海防八事是時以倭寇浙江命王忬
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等處忬條上海防事宜一禁
近海豪民通倭以絕禍本二照各邊例惟以奮勇血戰
為功不以損傷為罪三選調閩浙兵相兼操習以資防
禦四通行兩廣直隸巡撫操江官遠行哨探分布兵船
彼此夾攻五兩省守巡新兵如脅從賊犯准令投首積年
責成六寬禁令以開自新如脅從賊犯准令投首積年
渠魁亦聽歸降七閩浙魚船量議收稅及查理鹽課事
宜以助軍餉八濱海頑民接濟外寇及洩漏消息者處
之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部議俱從之忬復請築嘉善
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諸縣城而恤被寇諸府

秋七月諳達大舉入寇

趙全邱富本一邊塞小民
初非如漢之中行說以奉
使叛降者可比則當獲罪
之初即應早收捕以申國
典或狡焉免脫亦當嚴為
追緝毋使得遺竄窮荒乃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招集亡命居豐州築
城自衛墾水田構宮殿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諳達
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全等教以製鉤杆攻城堡之
法諳達信用之是歲春兩犯宣府至是復大舉深入下
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遊擊陳鳳朱玉力
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已駐鄜延二十日

邊臣縱弛自如竟置遁逃
于不問使強敵擁為謀主
坐擾漢陲又不懲前事之
疎申明禁令聽亡命者得
潛出相依養癰貽患明代
紀律不嚴武臣多存畏怯
以國家全力坐困于一二
塞上流民視板升竟如甌
脫其尚何以立國乎

金星晝見

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以萬騎寇大
同巡撫趙時春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洙戰死全軍
皆沒明年春復犯宣大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
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斫
其營敵驚質實插箭峪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東南浮
擾乃遁慶州秦屬上谷郡元屬奉聖州延祐三年改置龍慶州
明隆慶初改延慶州今皆
因之楊博字惟約蒲州人

自戊辰至辛未四日乃伏

九月柘城盜師尚詔作亂官軍討平之

尚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撫
謝存儒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尚詔
肆為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
黨啓門納之乃劫獄囚掠帑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
鄆陵與戰敗績復擊之于霍山賊圍官軍無敢進者副
使曹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擒斬六百餘人

已而追獲尙詔于山東莘縣詔卽所在斬之賊起四
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實柘城隋縣明屬睢州今屬歸德府霍山漢潁縣地隋
屬東昌府今皆因之謝存儒蒲
州人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

冬十月振河南山東饑

戶部言河南山東歲饑盜起請發臨清倉米七萬石以
撫按官出官銀數萬兩于鄰近州縣羅粟振民及立均
羅之法以平時值從之會吏部侍郎程文德上言今直
隸河南山東徐邳淮揚等處方數千里水災異常民不
聊生流離載道言官陳振邨未見旦夕亟行臣聞救荒
莫便乎近其人莫不便乎拘以常格請于兩直隸二省
各遣行人齎詔諭宣布德意慰拊顛連令各州縣自爲
振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官廩贖納勸借苟可以濟
民者一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例亦暫許本
地上納隨其所有粟黍麥菽之積可救饑者皆得輸官
計直視其合例者官爲請部劄而授之自撫按以下凡
諸常事悉暫停輟一意振卹督責諸守令夙夜從事仍
令造冊登記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課殿最疏入下部

寅甲

嘉靖醢待言官力加推抑
銅獄杖死者接踵于廷已
非政體至賀表違式其事
尤微何亦重加譴責蓋自
嚴嵩柄用羣臣異論紛如
嘉靖聽嵩之恣怒蓄怒以
待者已久而眾喙仍然不
已則益務先事施威欲以
怵其心而箝厥口耳爾時
臺諫陳言固不必盡中事
理而嘉靖借端抒憤至以
元日盡撻科臣乖妄更甚
矣

議行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以賀表違式杖六科給事中于廷

先是三十二年春正月朔以賀表語乖文體逮禮科給
事中楊思忠于午門外杖之百罷為民六科官各奪俸
一月以思忠初議孝烈皇后不祔廟帝心銜之也至是
以賀表中失擡萬壽字詔錦衣衛逮六科給事中張思
靜等各廷杖四十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等言洪武間以倭寇不靖遣信國
公湯和經畧海防凡聞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有戰
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為害其後法弛弊生軍士有納料
放班之弊強富者散遣老弱者哨守戰船損壞亦棄不
修以致寇得而入請行各處巡撫嚴督所屬預集兵船
以守要害追捕納料軍士以實行伍清理積歲料銀以
造戰船從之朝議因以倭寇猖獗宜設總督大臣命經
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
事已而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辦討賊時倭二
萬餘據柘林林川沙窪抄掠四出經至選將練兵為擣巢

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
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剿
柘山嘉靖三十六年以巡撫趙忻等奏置川沙堡築城
周四十里屯設官兵以備倭寇遂為巨鎮海防考云堡南
五十里為
川沙匯

秋七月詔勲戚大臣入直西內

帝崇奉道教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鄧景和安平伯方承
裕尚書李默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內侍郎程文
德閔如霖郭朴吳山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帝
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
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革裹
尸之報帝怒其怨訕黜為民
王用賓字元興咸寧人陸炳平湖人以軍籍隸錦衣衛
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郭朴字質夫安陽人吳山字曰
靜亮
安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
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即

倭患方亟自當以禦擊為

卯乙

先文華條上機宜乃首請祭海神以求福實為可嗤可鄙嘉靖竟徇嵩私請即令其督察軍情安望其能遏潰池寇鯨至其恣睢黷貨流毒東南尤小入所必至更不足深責矣

夏五月張經敗倭于王江涇詔逮經下獄

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懼公私財賂填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時文華條陳備倭便宜七事首以祭海神為言請遣官望祭于江陰常熟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募水軍次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預徵官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效事寧論功次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偵伺賊情因以為間兵部尚書聶豹議行其五事惟增田賦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臣二事不行帝怒奪豹官

質實

聶豹字文蔚吉安永豐人

趙文華頤指大吏是時張經方徵四方及狼土兵議大舉經自以位在文華上獨心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比屢趣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淺洩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怒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時柘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經分遣參將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簪堦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賊遂大敗諸軍共擒